

## 西班牙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蘇秀法

今（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二日，西班牙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繼續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執政的勞工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spagnol——以下簡稱社會黨）提出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的三個條件：（一）不参加北約組織的軍事體系；（二）西班牙境內不得儲放核子武器；（三）談判逐步減少美國在西班牙駐軍的人數。

一九八二年西班牙大選時，當時在野的社會黨以反對北約組織為競選號召，贏得空前勝利，在國會三五〇個席次中取得二〇一席，並承諾將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西班牙和北約組織的關係。社會黨執政後，由原本反對北約組織的立場改為贊成留在北約組織，政策上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向，這次公民投票，執政黨即以留在北約組織為爭取支持的目標。

原來積極主張加入北約組織的西班牙人民聯盟黨（Alliance Populaire），這次雖然依舊贊成留在北約組織，但反對舉行公民投票，所以號召選民棄權，以迫使社會黨因公民投票失敗而在下屆大選之前即陷入不利的困境。人民聯盟黨在西班牙國會三百五十席中，擁有一百零六席，支持它的選民約佔全部選民的百分之二十五。

社會黨內不滿總理崗薩雷茲出爾反爾的部分黨員、西班牙共產黨、極左派分子、環境生態學派以及和平主義運動集團等，都投票反對留在北約組織。

西班牙人由於歷史上的孤立主義心態，和新仇舊恨孕育的反美情結，在公民投票舉行前六天——三月六日，四家大 胃舉行民意測驗，一致認為主張退出北約組織的選民將以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的差距擊敗贊成留在北約組織的執政黨。但投票結果，贊成票以百分之十二的多數贏得意

外勝利。工商界人士歡欣鼓舞，華盛頓和北約盟國也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不僅堵塞了蘇聯集團的挑撥和宣傳口舌，更使歐洲各國反核集團以及和平主義運動分子失去一個可以大事宣傳的藉口。

美、西締有雙邊防禦條約，美國在西班牙有三個空軍基地和一個海軍基地，北約盟國通過這些美國軍事基地可以間接分享到戰略上的利益。這些軍事基地的存在，比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更為重要。在當前世界局勢和西班牙有條件的留在北約組織之內的情況下，西班牙決定繼續成為北約一員，其政治考慮遠大於戰略考慮。

西班牙應在今年十月舉行大選，但崗薩雷茲突於四月二十一日宣佈，大選將提前在六月舉行。屆時，西班牙與北約組織的關係問題，料將仍是各個政黨競選時借題發揮的主題之一。

## 一百八十度的政策轉向

一九八一年五月，西班牙蘇特羅（Leopold Calvo Sotelo）領導的中間政府申請加入北約組織時，立刻受到北約十五國的熱烈歡迎<sup>①</sup>。一年後，蘇特羅政府搶在國會辯論之前，避免社會黨可能發動杯葛行動，在匆忙之中完成正式加入北約組織的法律程序，成為北約第十六個會員國。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西班牙舉行大選。社會黨黨魁崗薩雷茲（Felipe Gonzalez）以堅決反對北約組織的立場，贏得壓倒性的勝利，並承諾執政後將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西班牙的去留。當時，社會黨黨內人士都認為所謂舉行公民投票，當然是準備退出北約組織的信號。

社會黨執政後，崗薩雷茲為了擺脫西班牙傳統的孤立處境，對北約組織的態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積極反對轉為全力贊成<sup>②</sup>。近因則是一九八五年五月雷根總統訪問西班牙施加的壓力，和今年一月北約組織秘書長卡寧頓爵士（Lord Carrington）馬德里之行的婉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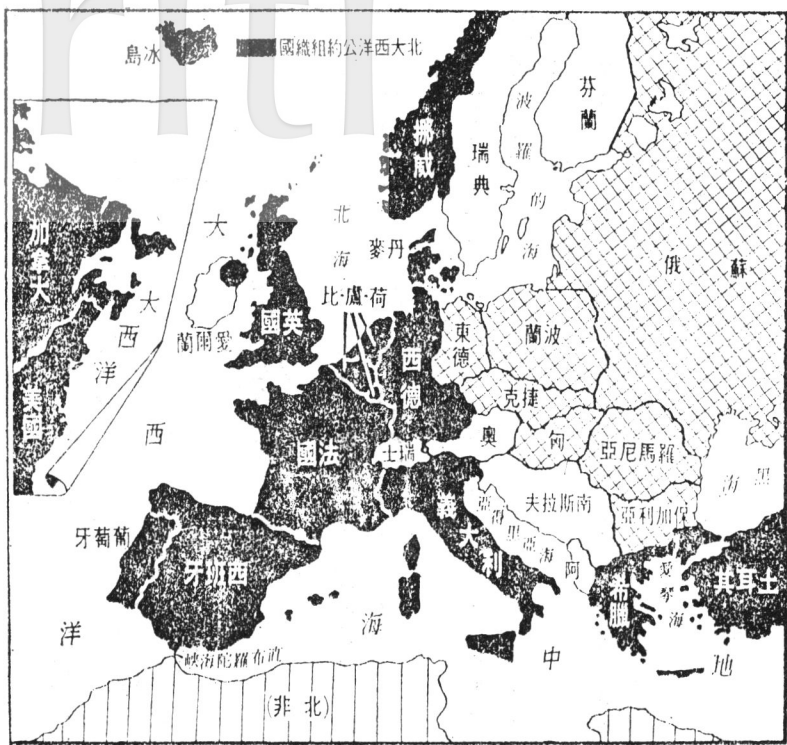
今年二月一日，社會黨政府宣佈在三月十二日舉行公民投票，並以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號召全民響應<sup>③</sup>。

註① "Spain heads toward NATO,"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HT), Aug. 26, 1981, p. 4.

註② 巴黎《歐洲日報》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第四頁。

註③ "Spain sets March vote on NATO membership," *IHT*, Feb. 1-2, 1986, pp. 1, 5.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十大國



資料來源：《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地圖週刊」

，未能成功。佛朗哥逝世後，西班牙政治急速民主化，大大改變了

副總理蓋拉 (Alfonso Guerra) 在同日表示，保證政府將在政治上和道義上接受公民投票的結果，但這項公民投票並沒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蓋拉和崗薩雷茲在任何場合都拒絕說明如果反對留在北約組織者獲勝，西班牙是否真的作出退出打算。不過根據路透社得自西班牙政府方面的消息，如果反對者獲勝，有關退出或續留北約組織問題，應視反對票和贊成票兩者之間的差距再作決定，如僅有些微之差，崗薩雷茲可能宣佈提前大選，再把繼續留在北約組織的問題列為大選競選政綱之一。

④。在這次公民投票中，社會黨不是僅以簡單的「贊成」或「反對」作為選民投票的選擇題，而是先提出問題的冗長說明，再問選民是否同意留在北約組織的三個條件。這三個條件是：

- 一、西班牙不參加北約軍事體系；
- 二、西班牙領土上不得運送、儲放核子武器；
- 三、談判逐步減少美國駐軍人數⑤。

西班牙於一九八二年五月正式加入北約組織，當時除在野黨外，一般老百姓都好像置身事外的局外人，毫不關心，直到社會黨贏得大選，宣佈將要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在北約組織中的去留問題時，所謂北約組織問題，才在民間慢慢引起迴響。早在佛朗哥政權時期，美國即曾嘗試用各種途徑和方式想把西班牙帶進北約組織，但一直受到幾個歐洲會員的全力阻擋和西方世界的關係，如在一九八二年加入北約組織；今年一月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復成爲歐洲共同體的一員；今年年初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在公民投票贊成續留北約組織後不久，又給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代表完全外交待遇<sup>⑥</sup>。

儘管崗薩雷茲個人立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主張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之內，但各種阻力紛至沓來，甚至在社會黨的內部，步調也極不一致。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經過十個小時的激烈辯論後，才勉強同意崗薩雷茲所提留在北約組織的決定。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班牙國會以二百七十八票對九票通過繼續留在北約組織的議案<sup>⑦</sup>。北約盟國認爲西班牙已可不必再舉行公民投票，但西班牙和平運動集團、西共、極左派分子、甚至部分具有反美傾向的社會黨人，都一致叫囂催促崗薩雷茲迅速兌現一九八二年大選時應允舉行公民投票的諾言。立場偏激的西班牙極端國家主義派，認爲西班牙基於自身戰略上的需要，應該不是和西歐統合，而是要和西歐分道揚鑣，例如沿摩洛哥海岸西班牙的西烏達 (Ceuta) 和梅利亞 (Melilla) 兩個屬地的防禦問題，就是西班牙人自己必須負起的責任，而不是倚賴西歐其他國家所能濟事的。

## 艱辛的勝利

三月十二日晚間十時，西班牙內政部長巴瑞峨魯 (Barrionuevo) 宣佈當天公民投票結果：贊成票百分之五十二點六，反對票百分之三十九點八，決定西班牙繼續留在北約組織<sup>⑧</sup>。

當晚十時四十分，總理崗薩雷茲出現在電視螢光幕上說：「這次投票結果是全體西班牙人的勝利，也是對西班牙民主政治的肯定」<sup>⑨</sup>。

投票當日，西班牙政府動員軍警十四萬五千人維持秩序，未聞暴力事件發生。

西班牙滿十八歲的合格選民共二千八百八十萬人，但參加投票的人僅爲合格選民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九點七。空白廢票爲百分之七點六。從事分離運動和要求自治的巴斯克 (Pays basque)、卡特朗 (Catalogne)、那瓦爾 (Navarre) 和加那利羣島 (Canaries) 等處選民多投反對票。而廣大鄉村地區投贊成票的佔極高比例<sup>⑩</sup>。

註⑥ Robert Garcia, "Spain in NATO: a valuable partner," *IHT*, March 8-9, 1989, P. 4; Ramon-Luis Acuna, "Coup de chapeau à

10. L. P., " *Le Figaro*, 24 mars, 1986.

註⑦ "Spaniards to vote on NATO membership," *The China News (AP)*, March 1, 1986, P. 2.

註⑧ Thierry Maliniak, "Une nette majorité s'est prononcée pour le maintien dans l'Alliance atlantique," *Le Monde*, 14 mars, 1986, P. 6.

註⑨ *Ibid.*

註⑩ *Ibid.*

投票前六天——三月六日，辦理民意測驗的四家報紙一致確定反對派將以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的多數壓倒贊成派。祇有官方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非常謹慎的態度說，政府將以百分之十的多數領先反對派<sup>①</sup>。

投票結果顯示，西班牙人並未受民意測驗的左右，也反映出西班牙民主政治的成熟。

在爭取選票期間，西班牙各主要政黨表現的作風，都違背各自原持的立場，混亂矛盾，選民感到目迷五色，不知所從。原先堅決主張加入北約組織的，現在決定棄權，原先反對加入北約組織的，現在又要選民投票贊成。崗薩雷茲要社會黨人扮演大西洋主義者的角色；人民聯盟則穿上中立者的外衣；棄權者指出這次的公民投票是「多此一舉」；巴斯克保守派準備了空白廢票，慣於使用恐怖手段的巴斯克 ETA 組織，則以和平主義姿態表示要投反對票<sup>②</sup>。

最引人注意的是，歐洲各國左傾分子多人包括西德綠黨黨魁凱利 (Petra Kelly) 在內，先後趕赴馬德里為反對北約組織的西班牙人助威打氣。西班牙主教們亦不甘緘默，指出政府提交公民投票問題所用的詞句意義不夠明確。一九八五年夏季調職的前外交部長莫朗 (Fernando Moran) 原是對大西洋主義嫉惡如仇的人，現在改變初衷，遠從紐約發回感人的呼籲：「請不要讓西班牙退出北約」<sup>③</sup>。

崗薩雷茲個人為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奮戰不懈，但社會黨內部約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投反對票，崗薩雷茲幾乎是單槍匹馬面對瀾漫全國的反對和棄權的高漲勢力。這位西班牙政府首長於三月九日清早飛往里斯本參加鄰國葡萄牙新總統蘇亞雷斯 (Mario Soares) 就職大典，下午趕返馬德里，晚間在投票前最後一次電視談話時，對尚在觀望的選民說，你們必須投票贊成西班牙繼續留在北約組織，這樣才可把西班牙從疏遠歐洲共同體夥伴而陷於不可知未來的困境中拯救出來<sup>④</sup>。很顯然地，崗薩雷茲是以經濟利害關係作為說服西班牙人投票贊成留在北約組織的最大論據。他說：退出北約組織等於走向落後、貧窮、失業以及和第三世界為伍的不祥徵兆<sup>⑤</sup>。從這個理論推演，使人恍然覺得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其經濟上的理由超過安全防禦上的需要。在社會黨爭取支持的宣傳資料上，也特別強調萬一退出了北約組織，勢將妨礙西班牙出口貿易，阻滯工業和科技進步，並減緩發展新興工業所需的外國資金流入的速度。崗薩雷茲更進一步舉出實例加強他的說服力，他說西班牙對北約組織國家輸出佔全國輸出總額百

註① 四家報紙是：馬德里的 *El País*, *Diario 16*, 巴塞隆那的 *Vanguardia*, *Periodico*。

註② Anne-Marie Romero, "Un vent de folie sur l'Espagne," *Le Figaro*, 11 mars, 1986, p. 1.

註③ *Ibid.*

註④ David White, "Spain weighs economic cost of quitting NATO," *Financial Times*, March 11 1986, p. 2.

註⑤ *Ibid.*

分之七十五，而外國在西班牙的投資，北約國家佔外國全部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三<sup>⑮</sup>。

但是，接近右派的商業工會組織（Confederation of Spanish Business Organization）主席寇瓦斯（Jose Maria Cuevas）不表同意，他說，西班牙不留在北約組織，經濟上受到的影響不會太大，北約國家即使要對西班牙施行報復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若干社會黨經濟專家私下同意這個看法，但認為誇大其詞的宣傳比實話實說較有說服力<sup>⑯</sup>。

西班牙政府發言人曾說，這次公民投票是社會黨遭遇到的一次最艱困的挑戰，必須全力以赴。又說，如果失敗了，則過去選舉中所獲得的勝利，勢將不容易維持。因此，在兩個星期的公民投票宣傳戰之中，執政的社會黨幾乎發動了全西班牙每一位區市長、區市議員以及地方上社會黨官員全力爭取選民支持政府政策。社會黨在全國各地前後共舉行七千七百次爭取支持的集會，以「祇許成功」的決心發動廣泛攻勢<sup>⑰</sup>。

卡洛國王和王后蘇菲亞參加投票，可能是影響這次投票結果的另一因素。一般人都猜測王室一定投贊成票，這等於暗示那些待在家裏不去投票的棄權選民，應該投票履行公民的義務，何況又在電視和廣播戲劇化的報導之下，自會發生相當鼓勵的示範作用<sup>⑱</sup>。

## 政治性重於戰略性

西班牙成爲北約組織第十六個會員國祇有四年短暫的歷史，而北約組織的存在已三十七年。西班牙目前的去留對北約組織的軍事實力來說，不會構成重大影響，因爲裝備尚不夠現代化的西班牙部隊，並不和其他北約盟國的部隊整合。不過，如果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西方世界將可多獲一些精神支持。同時，也可堵塞華沙公約集團和西班牙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挑撥宣傳，而對另外兩個態度游移不定的北約盟國——希臘和丹麥——發生警惕作用。

西班牙是北約組織成立三十七年以來十六個會員國中唯一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會籍的國家。

可是西班牙並不是唯一附有條件加入北約組織的會員國。丹麥和挪威也不允許在其領土上儲放核子武器和常駐盟國部隊。但西班牙是北約組織內拒絕參加定期軍事演習而不將其部隊與其他會員國部隊統合的唯一非核子會員國。此外，西班牙和北約會員

註⑮ *Ibid.*

註⑯ *Ibid.*

註⑰ 入北約問題論戰越演越烈，巴黎《歐洲日報》七十五年二月一日—三日，第五頁。

註⑱ "A miracle in Madrid," *Newsweek*, March 24, 1986, P. 14.

國中其他幾個大國最不同的一點，就是不派軍隊到象徵對抗華沙公約集團第一線的西德駐防<sup>②</sup>。

西班牙並不將其三十萬陸空軍置於北約組織控制之下，設在比利時境內的北約組織軍事指揮總部，也沒有西班牙軍方派駐的代表。

北約組織的創始會員國之一——冰島是一個沒有常備兵的國家，也是除西班牙以外唯一不派軍方代表駐在北約組織軍事指揮總部的會員國。

法國雖不參加北約組織軍事體系，但在北約軍事指揮總部派有軍方常駐代表，同時亦在多方面和北約組織進行有關防禦問題的合作關係，法國的核子武力也在北約組織中享有一個特殊地位。

西班牙不僅部隊裝備比其他北約國家落後，而其國防預算也遠較其他北約會員國為少。一九八四年西班牙國防預算佔國民生產總額百分之二點四，而北約組織其他會員國的國防預算平均為百分之五點三<sup>③</sup>，雙方差距懸殊。

歸納地說，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比不上她和美國雙邊防禦關係的重要。

從一九五三年起，美國即在西班牙擁有四個軍事基地，和若干小型軍事設施，並有駐軍一萬二千五百人。軍事基地中有三個是空軍基地，分佈在鄰近馬德里的薩拉哥斯 (Saragosse) 和圖瑞榮 (Torrejon)，以及鄰近西南部塞維爾 (Seville) 的莫浪 (Moran)；第四個軍事基地也是最遠和最重要的海軍基地，位於加狄斯灣 (Bay of Cadix) 的羅塔 (Rota) 港。美國第六艦隊可以從羅塔港控制三十哩內所有艦隻和潛艇的活動，尤其可以監視直布羅陀海峽的動靜。直到一九七九年止，羅塔港經常停泊十二艘潛艇。對北約盟國來說，這些軍事基地的存在，比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更形重要<sup>④</sup>。

伊比里亞半島上的西班牙不僅地大人衆，在地理位置上東臨地中海，南望摩洛哥，西扼大西洋，復控制大西洋和地中海咽喉的直布羅陀海峽，以及掌握歐、非兩洲的交通樞紐。西班牙距雖華沙公約集團遙遠，戰時可予北約兵力增援和後勤供應的充分便利，大西洋上的加那利羣島更控制著從波斯灣到歐洲的石油運輸航路<sup>⑤</sup>。

但是，在當前世界局勢和西班牙附有條件而留在北約組織的情況下，西班牙之留在北約組織，並不完全是爲了戰略考慮。因爲如果西班牙不留在北約組織，西歐並不會立即發生不安全感。反過來說，如果北約組織少了一個西班牙也無所謂危險。而且，

註② Robert Burns, "Spain not expected to take a more active role in NATO," *The China News*, March 19, 1986, p. 2.

註③ *Ibid.*

註④ Anne-Marie Romero, *op. cit.*, p. 3.

註⑤ 拙著《歐洲「富國俱樂部」的新夥伴》，《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五卷，第三期（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第四十一頁。

西歐一旦發生武裝衝突時，西班牙也祇能充任一名殿後和補給的配角，像這類問題，單用美、西雙邊防禦協定已足可解決。

決定留在北約組織的西班牙今天應如何自處？從歸屬於西方社會以完全會員國（包括北約及歐洲共同體）的地位謀取較多利益？抑應以更中立的姿態介於美、蘇兩大集團之間？蘇聯曾多次警告西班牙，如其加入北約組織，將視為東西雙方基本關係的重新調整，西班牙將被推向歐洲發生任何戰爭時的第一線。蘇聯也曾暗示西班牙，如不作加入北約組織想，蘇聯將樂意運用其影響力助其消滅巴斯克恐怖分子<sup>24</sup>。主張加入北約的西班牙人對蘇聯的警告和暗示認為不值一顧，因為西班牙和美國已締有雙邊防禦協定，歐洲如有戰爭，自己怎可能置身事外？西班牙加入北約組織，在和歐洲盟國合作之下，全面消滅巴斯克恐怖分子將更容易。西班牙加入北約組織的另一個理由，是認為可以維護剛學步的民主政治（但希臘和土耳其雖為北約組織的一員，並未能阻止軍人政變的發生）<sup>25</sup>。

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從西班牙本身利害或從北約組織立場甚至從美國觀點衡量，在當前情形下，都是政治考慮大於戰略考慮。

## 反美情結

西班牙人沒有忘記十九世紀末葉的美、西戰爭——菲律賓戰爭和古巴戰爭。而西班牙在這兩次戰爭中都是戰敗者。

西班牙更沒有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馬歇爾援歐計劃，無情排斥西班牙的苦痛經驗。再就是一九五三年美國總統艾森豪飛往馬德里和佛朗哥簽訂美、西雙邊防禦協定，輕易取得西班牙四個軍事基地，同時等於扶持了當時正陷於國際孤立困境，急著四處尋求承認的獨裁政權。

西班牙和美國史學家幾乎有相同的看法。西班牙在菲律賓賓和古巴的戰敗，使一個擁有六百年歷史的帝國宣告解體，也摧毀了西班牙人的自信心和優越感。西班牙人稱這兩次戰爭為「災禍戰爭」<sup>26</sup>。

今天的西班牙已從「災禍」中站立起來，並吸取了「災禍」中體驗的教訓。西班牙人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兩次「災禍」留下來的惡夢魔影。

美國目前對中美洲特別是對尼加拉瓜的政策，每天都會勾起西班牙人對那兩次「災禍」的回憶；美國對中東事務的處理方式

<sup>註24</sup> "Spain heads towards NATO," *IHT*, August 26, 1981, P. 4.

<sup>註25</sup> Anne-Marie Romero, *op. cit.*, P. 3.

<sup>註26</sup> *Ibid.*



，尤其對以色列的支持立場，也是形成美、西關係不甚和諧的根源。早在中古時期，西班牙即曾被阿拉伯人佔領，在西班牙建立阿拉伯帝國長達數百年之久，可見西班牙和阿拉伯國家間一直存在著一種特殊關係，馬德里和華盛頓對中東問題的看法，當然格格不入，大異其趣②。

美國國務院對西班牙三月十二日舉行的公民投票，持冷眼旁觀的立場。華盛頓相信西班牙終會留在北約組織的，不論公民投票結果如何，崗薩雷茲都會找出一個適當的辦法因應局勢。

華盛頓這種信念，不僅基於崗薩雷茲個人對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的渴望，也是由於美、西雙邊防禦協定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多數有責任感的西班牙人認為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利多弊少，確有實際上的必要。

西班牙反美情結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加入歐洲安全聯盟又是另一個問題，留在北約組織自不會使西班牙感到不便和困擾。

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和佛朗哥締訂美西雙邊防禦協定，嚴重影響到嗣後西班牙政治、經濟發展的方向，雖然這件事本身引起不少爭議，但觀察一個問題有不同的角度。客觀地說，佛朗哥死後留下的近代化經濟制度和君主立憲政體，使今天西班牙得以和平方式過渡到民主政治化體制，歐洲和西方世界都受益匪淺，不能不說是一個正面的效果。

西班牙人反美情結的真正內在原因和一九五三年發生的事情，完全扯不上關係（最多祇是一個非常表面的現象），而是歷史上以羅馬天主教文化居優勢的西班牙，受到重視物質和帶有侵略性的新教國家——美國的挑戰。西班牙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遭遇到輕視傳統、注重現在和追求未來的美國所給予的衝擊，卒告節節敗退。

即使在近代史上，西班牙人常常爭論不休的唯一重大事件，仍然是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認為其重要性及影響幅度，遠非一九三六—三八年的西班牙內戰所可比擬。

今天大部份美國人對於戴蒂羅斯福（Teddy Roosevelt）和諾夫騎兵團（Rough Riders）③攻擊古田聖胡安山（San Juan Hill）的戰役，記憶猶新。攻佔古巴之戰，美國人認為是一個年輕而富活力的美國打败了衰微老大的西班牙。

崗薩雷茲面對西班牙人濃厚反美情結的心態，仍決心推動和歐洲統合的政策，以加速國家現代化的努力，不計較歷史上美、西戰爭及第二次大戰後兩國不愉快事件遺留下來的傷痕記憶，正表現出西班牙人十年民主政治陶冶出來的風範。

## 展望今年大選

三月十三日，西班牙三家大報分別以△可悲的勝利▽、△不祥的勝利▽和△誰在唱勝利之歌▽為題發表社論，認為崗薩雷茲

註② Ibid.

註③ Rough Riders: 一九八九年美國戰爭時，Theodore Roosevelt和Leonard Wood 組織的義勇騎兵團。

在公民投票中獲勝，祇是一場「虛勝」。三報根據贊成票和反對票的統計數字，認為兩者之間有顯明的對立情況，尤其社會黨內部可能出現「真正左派的危機」，成為今年大選中崗薩雷茲個人的競爭對手<sup>②</sup>。

西班牙在過去幾次投票中，棄權的選民約在百分之二十與百分之二十五之間，也就是說，通常棄權的人數約為五百萬人至六百萬，這次公民投票棄權的高達百分之四十點二七（約一千一百五十萬人），而贊成票與反對票之比為八百萬張選票對近七百萬張選票，差距有限<sup>③</sup>。所以從投票結果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西班牙出現了兩股幾乎相等的敵對政治勢力。

在這次公民投票中，西班牙各民主黨派，甚至各個家庭之內都分成贊成的和反對的兩種意見。馬德里《日報16》指出，很多西班牙人受著精神上的壓力，聽從政黨宣傳作違背自己意願的選擇。在如此情況下投的票，可能為西班牙民主政治體制帶來嚴重的後遺症。

馬德里《國家日報》也評論說，崗薩雷茲贏得這次投票勝利，是以違背自己過去立場為代價，及以控制大眾傳播媒體為社會黨利益服務而換來的。

崗薩雷茲贏得留在北約組織的勝利，雖受到國際上特別是美國的禮貌祝賀，但在自己國內的處境却完全不一樣。「如何因應即將來臨的大選」？「今年的大選還會像一九八二年一樣贏得絕對多數嗎」？這都是社會黨面臨的問題。由於公民投票結果所暴露的破綻，社會黨必須在最短時期內「修補」完成，以免在下屆大選中影響全局。

一九八二年西班牙大選，社會黨也利用當時西共分裂而獲得空前勝利。這次公民投票中反對票七百萬張，其中有兩百萬張到三百萬張票是一九八二年大選時支持崗薩雷茲的人投的，也就是說，這二百萬到三百萬的選民已經背棄了社會黨，值得特別重視。但崗薩雷茲也從這次投票中獲得了部分補償，估計約有一百萬張到二百萬張贊成票意外地來自中間黨派和右派選民，這些人衷心西班牙可能退出北約組織，才把這份禮物慷慨地贈給了社會黨<sup>④</sup>。

崗薩雷茲當前的課題，需要一個妥善有效的策略，把背棄他的二百萬到三百萬選民重新拉回到自己陣營裏來，以壯大下屆大選的聲勢，當然，最好的辦法就是擺出一副仍和左派站在一起的姿態。

首先是三月十六日崗薩雷茲在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總理巴默（O. Palme）葬禮之後，特別在西班牙駐瑞典大使館歡迎尼加拉瓜總統奧蒂嘉（Daniel Ortega），在會談中，他指責雷根總統援助尼國叛軍是「邪惡的行為」<sup>⑤</sup>。

註② 三家報紙是：中間偏左的《國家日報》（*El País*），右派的《ABC報》，和中間右派的《日報16》（*Diario 16*）

註③ Anne-Marie Romero, *op. cit.*, p. 4.

註④ Romon-Luis Acuna, "Coup de chapeau à l'O.L.P.," *Le Figaro*, 24 mars, 1986.

註⑤ "Un vent de folie sur l'Espagne," *Le Figaro*, 11 mars, 1986, p. 1

三月二十二日西班牙外長費南德（Francisco Fernandez-Ordonez）在突尼斯和阿拉伯聯盟秘書長克里比（Chedi Klifi）長談後返馬德里，宣佈給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代表完全外交待遇。西班牙是繼奧地利與希臘之後第三個給予巴解代表外交待遇的西方國家<sup>②</sup>。

西班牙這種做法固然是兩個月前承認以色列並同意以色列在馬德里設立大使館之後，一種平衡外交的表示，西班牙認為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是在執行和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普遍性原則，但同時又聲明尊重阿拉伯國家合法防禦的正當權益。可見崗薩雷茲處處顧及到社會黨的立場。

崗薩雷茲認為各類左派分子如西共及其工會組織、勞工委員會、和平主義運動、環境生態派等在公民投票時合作團結，祇是一個短暫現象，不可能持久，理由是左派之間激烈爭奪領導權彼此互不相讓，最後仍將各行其是。社會黨認為各反對黨派都有一種「難唸的經」。

極左派在投票中祇有百分之五的選民。反對留在北約組織的馬克斯主義者是少數派。主流派則為中間偏左的選民，其中社會黨即佔了四分之一強，包括擁有一百五十萬會員的親社會黨工會聯盟在內。事實已極明顯，在這次公民投票之後，西班牙可能出現一個具有吸引青年人、工會會員以及社會黨內的知識階級等反對政府左傾勢力。這股勢力目前尚缺領導人，也無政綱，祇是基於彼此都試圖打破社會黨和人民聯盟黨把持政治的現狀和反對北約組織的共同信念，西班牙共黨頭目伊格里西亞（Guerrardo Iglesias）已經表示他將繼續進行撤除美國在西班牙四個軍事基地的運動，要求崗薩雷茲遵守保證使西班牙免受核子攻擊等諾言，並在下次大選之前起草一個共同的基本政治指導綱領。左派的人高喊：「我們不能背棄七百萬（投票反對留在北約組織的）人」。

反對留在北約組織的人，認為他們並沒有全盤失敗，如果上述反政府的左傾勢力一旦形成氣候，則目前西班牙國會兩黨結構勢將在下次大選中解體。屆時社會黨必須尋求一個敵黨的合作。換句話說，不是聯合右派，就得拉攏新興的左派。無論如何，北約組織問題仍將是西班牙各政黨下屆大選中借題發揮大作文章的主題之一。

註② Anne-Marie Romero, *op. cit.*, p. 4.